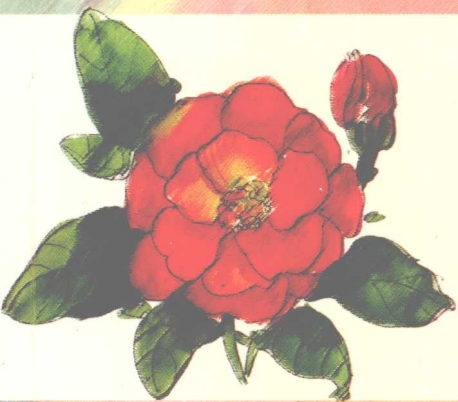


生命如歌

共和国 不会忘记

旻子◎著



我已经经历过许多事，去过不算太少的地方，能够激起我兴奋惊讶的事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曾经使我梦寐以求的事，让我失望，很多让我敬慕向往的名山胜水，令我疲惫。而当我穿过昭苏茂密的大草原，北京212吉普车哼哼叽叽地爬上了格登山。我站在二百多年前，乾隆皇帝御笔所写的格登碑前，俯瞰着脚下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的一个农庄时，心震撼了。

XIAOYUANWENXUE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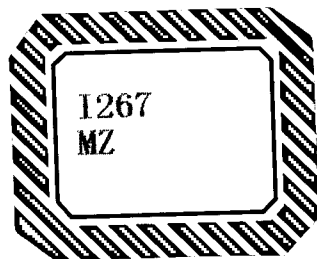
华文出版社

校园文学丛书 ■

I267
MZ

— 共和国不会忘记

旻子◎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不会忘记/旻子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生命如歌)

ISBN 7-5075-1905-8

I. 共... II. 旻...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77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88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共和国不会忘记	(1)
将军回眸笑慰人生路	(37)
风中的梅	(47)
孤蒲犹自争秋热	(58)
为了铭记真实的历史	(71)
岁月不老游子心	(96)
我认识的陈德仁先生	(109)
寻找自己	(114)
“忧乐”“求索”录	(156)
且说姜昆	(169)
心灵是他明亮的眼睛	(187)



共和国不会忘记



共和国不会忘记



引 子

20 世纪 60 年代——我记忆中的那个年代，不管现代人用什么眼光什么口吻来评价它，它留给我的都是美好的记忆。那个年代风靡过一本书，叫《军队的女儿》。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生命的火花》曾激动过不少热情浪漫且充满了革命理想的年轻的心。

那个年代流行的一首歌是《边疆处处赛江南》，歌唱者并没有因此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而新疆这块处于我国西部边陲的地方，却象一颗耀眼的明珠，突然兀现在许多人的眼前。

记得是 1965 年，在我刚上初中不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武汉征兵。那个时代，部队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因了《生命的火



花》影片的播映，给人们的印象，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象征，是一个温暖的集体主义大家庭。而新疆呢，更是富有诗意，有葡萄、哈密瓜、有雪山、有草原、还有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幅遥远的美丽的诱人的图画。

我所在的中学有不少人报名参军，我也曾蠢蠢欲动。报名需经过家长的同意，我跟母亲说了，母亲眼皮都未抬，不屑地说了一句：“好好读你的书。”我说：“我想当兵。”母亲说：“念完了书再说。”我问：“书什么时候才算念完？”可母亲已经不再搭理我。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应征的同学走得很光荣。他们到新疆不久，就以集体的名义给学校写来一封公开信。

这封信贴在学校办公大楼前，同学们熙熙攘攘地围上去看了好几天。信上详细地描述了那里的艰苦环境。信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留下了记忆的是信笺的招头处贴着的似幼蜻蜓一般大小的两只黑蚊子，信上讲述了此蚊子的猖獗事迹。尽管这样，读信的我们并未领略到那里的艰苦卓绝。即使是贴在信笺上的大蚊子，在我们这些尚未涉世、也不曾品尝过生活艰辛的

共和国不会忘记



少年人眼里，依然充满了浪漫的诗意，新疆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梦境。

如果算得上的话，这就是我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段缘份。它曾经是我一个美好的梦。

一晃近 30 年。

1994 年 7 月，我赴新疆采访了在这块土地上建功立业了的王恩茂同志。王老给我讲得最多的却是兵团，他让我去走走去看看，他说，你应该写写兵团。

我就是这样走进新建设兵团的。

我就是这样走进了自己 30 年前的那个梦。

还是引子

一个老兵对我说这是作战室。听听这名字——作战室。这与我后来在南疆和北疆团场的职工家里感受到的氛围大相径庭。

在下面你接触到的兵团战士其实就是农民，不管他们原本的成份是学生还是当兵的。是戈壁滩的烈日，是田野里的风雨，是农田的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而在我走进这间有百多平方米的作战室时，便是



另一种庄严的感觉了。这是在电影上看到的那种作战室，一面墙用厚重的绒布帘蒙盖着，摁动了墙角的机关，厚重的布帘便缓缓地拉开，伴随着铁环哗啦哗啦的声响。

把我引进来的是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头儿，头发近乎全白，他是兵团的副政委李书卷。从我们一开始接触，他就像产品推销员一样，极热情地向我介绍着兵团。而当我比较深入地了解兵团以后，我便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兵团老兵，对于自己奉献了青春，付出了一生心血的土地和集体的热爱之情。

他告诉我，兵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物。我想，亦如此。在当今世界上，像兵团这样军不军、民不民的队伍大概也就仅此一支了吧。在兵团流传着这样一支顺口溜：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要纳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人工会。

李副政委给我讲了一个小笑话。他到外地开会，登记的时候，服务员看他填写的职务是兵团副政委，便问，您是什么将？中将？上将？

李副政委哈哈一笑：“我是什么将？我什么将都不是！是芝麻酱、豆瓣酱、西红柿酱。我们兵团就是



生产这个酱!”

李副政委是个性情爽朗的老头儿，月牙似的眼睛，总是笑咪咪的一副模样。

墙上镶嵌的是新疆地图，新疆这个地区占中国的六分之一，而真正想知道新疆多大，也只有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到新疆一走。在新疆，几百里路不算路，随便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抬脚就是上百公里。李副政委跟我说，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大就大在新疆，如果没有新疆，中国也就不那么大了。新疆 165 万平方公里，西北五省加起来都没新疆大，光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面积就等于一个英国。

李副政委摁了一下电动钮，枫叶般的版图上便亮起了星罗棋布似的红灯，像夜空的星星，静静地俯视着我们。宇宙间的每一个星球都是一个世界，在我看来，版图上的每一点亮光，都是生命燃烧的象征。

弯弯曲曲的边境线有 5400 多公里，和 8 个国家毗邻，兵团有 58 个边境农场，分布在 2019 公里的边防线上。

新疆的地理特点，概括起来是三山两盆地。北边



的阿尔泰山，南边的昆仑山，中间是天山。两盆地是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

从飞机上向下俯瞰时，这片土地以它气势磅礴的荒凉和博大深深震撼了我。

褐红色的山峦，像一座座浑圆坦阔的坟茔，一个连一个，一层套一层，蓝天下，像一幅背景极深的油画，把它的贫脊、它的忧愤，刺目地一下推到眼前。

当然，还有雪山，披着洁白的盔甲，一座连着一座，山峦积着雪，一语不发。望着它，能从心底感到一阵阵的寒气。天风擦着灰玻璃一样的天空，从山脊的积雪间轻盈无声地掠过，袭人魂魄。

还有沙漠、戈壁滩。它几乎占去了新疆大部分的版图，不管是一马平川的沙漠，还是丘陵起伏的戈壁滩，都以它博大而彻骨的荒凉让你震撼，令你目瞪口呆。

李副政委摁了另一个旋钮，版图上的红灯闪烁起来，它们竭力表现着自己，让你去发现他们的位置。

我终于发现了兵团的团场大都设在西边地带，即沙漠的边缘和边境线上。

李副政委把指示棒指向北边的塔城和哈巴河地区。



那里与原来的苏联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李副政委告诉我，那里是高寒地区，头年春天下的麦种，第二年春天方收割，因为无霜期短，根本种不成粮。在那里种的是“政治田”。哪怕颗粒不收，每年也要播种。开垦的田，播下的种子，只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即这块土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阿勒泰地区的最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北屯。原本这块地方没有人烟，也就没有名字，因为在边境上，兵团便开发进来，进驻时，当时的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骑马跑着来到这里，他说，这是咱们新疆的最北边，就叫北屯吧。还有农七师所在的奎屯，原来叫奎河，因为兵团在那里驻扎屯垦，便叫了奎屯。

屯，便是屯垦。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

三国时期，曹操研究了西汉屯田的经验后，在《置屯田令》中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即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农兼务、国用以舒。”“养兵百分，



不废百姓一钱者，诚千古之善法也。”

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都能清醒地意识到新疆屯垦戍边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甘肃、云南都曾有过建设兵团，而真正保留下来的只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家，可见它任重而道远。

李副政委跟我说了他个人的一段经历。

他 1948 年参军，是张仲瀚的部下。“文革”中张仲瀚被打倒，他受牵连发配到楼兰 36 团。

楼兰曾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站，现在沙漠化了。那里一年到头都是吃涝坝子（水坑）的水。涝坝子里是常年积下的雨水，树叶、草棍、蛤蟆、蝌蚪都在其中。李书卷到那里后，决心改变饮用水的状况，搞了几百米管子，打了第一口井，井里汲上了清澈的水，那里的孩子从此不仅从课本上认识了“井”字，而且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井。

大军进疆，特别是 60 年代，十万多知识青年从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支援边疆，是对新疆的人才大输血。它所产生的历史振荡，是对新疆文明进程的推进。

我看到这样一组数字，从 1954 年，中央批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来，40年来兵团累计主产粮食3148.78万吨，棉花186.08万吨，油料129.43万吨，给国家创造了133.2亿元的固定资产。这样说吧，新疆每三亩半耕地中有一亩地是兵团人开垦的；新疆每年粮食产量的20%，棉花产量的36%，油料产量的24%，甜菜产量的35%是兵团生产的。新疆四大名酒中，有3种是兵团人酿造的，新疆出口产品的创汇中，兵团占了50%。

40年来，兵团先后治理了数十条新疆主要河流，修建了200多项灌溉工程，垦植了600多万亩林地，有效地制服了沙漠和盐碱灾害，形成了干旱地区独具一格的完整稳固的农业体系。

40年，兵团建成了170多个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40年，兵团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建起了近200个小城镇。

40年，且不说把创业初期建成的钢铁厂、纺织厂、发电厂、水泥厂、汽车修配厂、煤矿等42家工矿企业无偿地移交给地方政府，现在兵团仍拥有纺织、制糖、造纸、皮革、煤炭、建材电力、化工、机械、食品、粮油加工等近百个门类、1200多种工业品。



李副政委给兵团总结了四句话：

受命于特殊的历史条件；

植根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依托于特殊的组织形式；

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愿用我手中的笔，讲讲兵团人的故事。

兵进天山

是1949年10月10日，王震带着他的二军和刚由二兵团转来的一兵团建制的六军向新疆进发的。出发的地点是甘肃酒泉。

早在这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就把解放新疆的任务交给了有名的胡子将军王震。

王震所带的359旅，是中央的警卫部队，在南泥湾大生产中，一举威名世界，这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部队。接受任务以后，王震对毛主席讲，这回我到祖国的西陲边疆，为你站岗放哨。在王将军以后的生涯里，尽管也是转战南北，风风雨雨，但他



一生都钟情于新疆，去世后，把骨灰撒在了天山上。

新疆的和平解放靠三股力量：以王震率领的解放军大兵压境为其一；以赛福鼎为首的“三区”革命民族军在内策应为其二；其三，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当时的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三股力量合为一，才有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在酝酿和进行和平解放新疆的过程中，新疆内部的各种反动势力就加紧勾结，阴谋作困兽之斗。蒋介石、白崇禧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他们“各方设法，保住新疆”，声称“和平运动，万万不可做。”

以敌军长叶成、马呈祥为首的一小撮反动顽固分子，听命于主子，阴谋将所部拉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一线设防，阻挡解放军入疆。如此计不行，就摧毁新疆东部公路沿线的城镇和乡村，把这块地方变成“无人区”，然后退踞南疆，依托天山、昆仑山，背靠国外势力，在新疆建立“大伊斯兰共和国”。

面对这种局面，为了保卫和平解放的成果，安定新疆局势，使各族人民免遭涂炭，党中央和一野司令彭德怀令王震的第一兵团率二、六军火速进疆。

10月，新疆已是飘雪季节，翻越了祁连雪山的



二、六军团，离开酒泉，踏上进军新疆的征途。

王震将军在马上作诗曰：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按照当时中央军委的部署，郭鹏、王恩茂率领的二军进驻南疆，直至帕米尔高原；罗元发、张贤约率领的六军进驻北疆各地。

在进疆的过程中，哈密、鄯善、轮台、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相继发生暴乱事件，二军的五师十五团从吐鲁番下车后，徒步行军到了阿克苏。

尚未歇息，有消息传来，一小撮反动分子正在和田策划叛乱。

和田，位于新疆的南端，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三岔口、阿图什、喀什、莎本到和田；二是走巴楚，沿叶尔羌河经莎本到和田。另外还有第三条不是路的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奔和田。

要说，最好走的是那两条绕来绕去的公路；要说



最捷径的就是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一穿，能省去五六百公里的路程。

十五团选择了“横穿”这一条路，是为了消除隐患于未取之时。

他们当时并不是为了创造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但他们用超乎常人的耐力和毅力，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次大部队徒步横穿塔里木的奇迹。

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里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翻译过来，叫“死亡之海”。

我看到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即五师十五团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进军情景。

照片上是黄沙漫漫的瀚海，从沙棘、红柳的摇曳中，能感觉到当时寒风的刺骨。一列行军队伍的背影——穿着棉衣，背着米袋，扛着枪，甩开手臂，大踏步地向瀚海进军。

要说荒凉，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彻骨的荒凉；要说勇气，那是一种气吞山河的勇气。

我从飞机上，细细地观察过这片沙漠，除了茫茫的一片，什么也没有，没有水，没有树，连一个生命的皱折也找不到。

